毛詩紬義

毛詩紬義卷二十二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正義曰周公攝王之政營邑于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于清廟而祀此文王焉又曰此言率者周公使二伯率之正義以箋成洛邑為居攝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故為此說序意不必然也按洛邑之作本為諸侯以居天下之中四

方道里均焉其事周公主之故序繫于周公而朝諸侯者自爲成王書洛誥孔傳謂成洛邑在攝政七年今亦無論七年六年但據洛誥論之曰王在新邑是成王在洛也曰汝其敬識百辟享是成王朝諸侯也特其所謂烝祭歲者爲封周公之後祭告文武與此祀文王者異耳然其上文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曰肇稱曰新邑所祀者非文王而何既成王朝諸侯祀清廟則率之者亦惟成王顧命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彼朝新王故二伯率之而見洛邑之祭諸侯咸在廟中主祭者率之何須復令二伯率也

正義云云全違序意箋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明祭時歌此詩矣正義曰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淸廟之詩是謂祭後始作也書傳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箋本書傳爲說如正義祭後始作則當日周公所升歌者又是何詩如謂朝諸侯之年禮樂未作無有升歌笙閒之節是此祭禮樂未備萬事草創又何足以歎美而作詩以頌之乎亦非箋意

肅雝顯相傳相助也按作洛之年傳文不顯鴟鴞傳云

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毛意周公無避居東都之事則成王元年周公攝政七年成洛邑作召誥洛誥召誥孔安國傳王與周公俱至洛洛誥曰王在新邑汲郡古文云成王七年王如洛諸侯來朝是洛邑旣成成王在洛此傳訓相爲助謂助成王之祭淸廟非助周公正義述經曰毛以爲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淸廟也傳箋不分失之

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謂是能

執行文王之德之人也按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告于文人傳文人文德之人也不必皆指文王此傳亦謂多士有文德與顯相對耳正義乃同傳于箋誤也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按傳引師說以無極釋不已故文王之德之純傳亦訓純爲大箋依中庸以不已爲無倦已故言純亦不已傳箋迥殊正義述毛曰動行而不

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也同傳于𦳝未得毛意孟仲子學于子思其言蓋有所授中庸于純亦不已之後即日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聖人之道之大與天無極也則所謂純亦不已者亦言文王之德之大與天無極而爲周禮之所自出可知矣又日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與此詩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同假嘉溢愼收聚也言文王以嘉美之道戒愼子孫惟周公能收斂之制爲六典以順文王之意凝與收一也又日故君子尊德性

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與此詩曾孫篤之同篤之言成王能厚行之也敦厚與篤一也子思本此詩之意以作中庸孟仲子卽本中庸之意以釋此詩故傳依用焉傳言美周之禮則周禮已行箋爲居攝五年則周禮未作亦可以箋意述毛也

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愼按假與嘉通假樂君子中庸作嘉樂是也爾疋舍人註溢行之愼也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引作誐以溢我廣韻引作誐以謐我者假又與遐同法言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註假作遐

而遐與何通詩遐不謂矣遐不作人皆訓何撿左傳引作何假嘉一字而誐之訓嘉善也故說文廣韻引作誐溢與謐形相類而謐與恤通書惟刑之恤哉今文作謐哉故左傳引作恤而廣韻引作謐釋文載徐仙民云毛音謚謚字疑誤謚乃笑皃也當作謐釋詁謐溢謚愼又同訓靜是謐亦得爲愼俗書謐字多作謚傳寫誤耳

維清

序奏象舞也箋云象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正義曰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

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于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覩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按凡樂有歌有舞歌其詩卽舞其詩詩者樂章說文䉂云繇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夅从夊詩曰䉂䉂舞我是舞必依詩而舞也戴記下管象舞大武鄭于文王世子註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于祭統註云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彼大武之象用簫管吹之干戚舞之此象亦當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註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

預註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雖所解不同要有舞有曲則舞此詩可知如正義言成王時乃作此詩則嘗武王制之名爲象舞所舞者何詩而成王所奏者又是何詩乎如謂武王時本無詩則未有樂而無章者如謂武王時有詩至成王時更作又未有周公而敢輕易武王詩者謂爲成王時作義實難通箋言武王制焉知鄭意詩樂並制矣

肇禋傳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按生民以歸肇祀傳云始歸郊祀也周之祭天自后稷然矣此經之禋如爲文

王祭天不應言肇禋于六宗固爲天神而我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宗廟亦得稱禋說文云禋潔祀也一日精意以享爲禋兩訓皆無祭天之義是禋乃祭祀通辭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爾疋是類是禡師祭也出而征伐有三祭通禡爲四然則禋者包四祭而言傳訓爲始言始禋祀而征伐義不繫于祭天也鄭于生民言二王後得祭天至文王時已非二王之後故言受命始祭天而枝伐傳箋不同所宜別白正義以箋述毛非也

維周之禎傳禎祥也按陸氏釋文經作祺云音其爾疋

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曰禎祥釋言文舍人曰禎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禎定本集註禎字作禎如孔言正義經文作禎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行葦壽考維祺傳云祺吉也此經如作祺傳不應別訓惟作禎乃訓爲祥釋言禎祥也祺吉也而說文云禎祥也祺吉也从毛傳不从爾疋則經文作禎爲是然必改作禎方合正義原本

烈文

序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按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

序皆言嗣王此序獨言卽政不言嗣王則是周公歸政明年卽政也箋言新王又言告嗣位則是武王崩之年卽政也序箋不同正義一之又言箋意于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爲重故舉諸侯以總之子夏作序但知有諸侯助祭耳不能預知箋意有卿士未可强爲牽合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傳烈光也文王錫之正義曰文王是周之創業之王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爲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按傳意于無封靡于爾邦

句始言武王此指文王時言文王爲西伯得以天子命黜陟諸侯今來助祭者皆文王之所不黜者也卽戡黎伐崇而黎崇二國尙見于春秋之世皇矣是致是附傳曰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以此言之文王之錫祉福也多矣

天作

序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正義以此爲時祭四親廟及后稷故以后稷爲先公因謂箋欲明諸盩等皆爲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諸盩等爲先公按經無后稷序何緣

以后稷爲先公鄭于天保箋云后稷至諸盩中庸註
云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卽諸盩一上一下同數
后稷司服註云不窋至諸盩此箋云諸盩至不窋一
上一下皆不數后稷或數或不數初無義例孔於天
保正義論之詳矣何又以此箋不數后稷爲有義例
鄭自解周之先公非謂序之先公有諸盩以上至不
窋及后稷也經惟有先王而序必言先公者蓋以此
爲合祭大王文王于岐山下之詩春秋昭四年左傳
椒擧曰成有岐陽之蒐汲郡紀年曰成王六年大蒐
于岐陽是成王巡狩至岐江漢于周受命箋云岐周

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正義曰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别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爲别廟焉如彼正義是岐有先王廟成王巡守至此以大王始遷岐文王自岐受命故祫祭二祖于大王廟而歌此詩亦猶至洛邑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焉緜詩古公毛傳訓爲邠公序之先公謂大王矣正義引或說以此詩爲祫祭其說不知何如

若謂毀廟未毀廟俱祭則此經惟有大王文王其說誠非宜爲正義所駁若云祫祭大王文王何可非邪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正義述經曰大王居岐修其道德使興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卽陰湯和是其能長大之如正義則傳中安字誤當云能大天之所作乃與訓荒爲大合箋申傳亦言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也檢各本傳文俱作能安其誤已久當亟改正

彼作矣文王康之箋云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

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正義曰此作矣卽緜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于茲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按天作傳作生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此作字不更發傳同上可知傳意言彼大王能大天之所作矣文王復能安天之所作也正義以築作宮室述毛未得傳旨岐有夷之行傳訓夷爲易言岐邦之君有夷易之道乃當作民之往岐者說耳

昊天有成命

序郊祀天地也正義曰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于地

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註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于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註云元謂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以蒼璧禮天註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如禮註北極卽昊天上帝此經言昊天正是冬至圜丘之祭而序謂之郊者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曰於郊故謂之郊孝經日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邢疏載孔傳云郊謂圜丘祀天也然則于南郊爲圜丘故謂之郊郊丘一也箋以昊天爲天大號故正義爲此說傳不釋昊天以昊天卽昊天上帝經文自明當同序義

成王不敢康毛無傳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正義引周語而斷之曰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諡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已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孔據韋昭斷爲文武昭言卽取此箋非有別據按之周語亦未有以見其必非成王身也叔向告單

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卽全引此詩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又曰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如周語之文明言成王身矣成王猶存而得稱其謚者周書酒誥馬融本成王若曰註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衞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从故曰未聞也生稱成王馬融不信然其說非全王本伏生書傳奄君蒲姑謂

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尚幼矣史記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是漢初諸儒皆謂生稱成王與外傳及此詩合噫嘻成王傳謂成是王事而此不爲傳其義當謂成王之身正義以無迹可據同之于鄭誤也

夙夜基命宥密傳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云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按周語曰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以命宥爲信寬非首句昊天有成命之命傳訓一依周語其解亦當从之正義曰早起夜臥始于信順天命不敢解倦仍以

命爲天命非毛意也命令俱从卩卩瑞信也故命得爲信

我將

維羊維牛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正義引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明配者與天異饌謂天用特牛配者用太牢又引羊人疊積共羊牲註積柴祭天謂祭司中司命之等乃有羊其說辨矣然郊特牲言帝牛偶不及帝羊羊人註明謂祭天未嘗言祭司中司命如鄭以祭天無羊箋必辨之今此箋不言是鄭亦以祭天有羊也史記封

禪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又曰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祭天太牢史記與此經合未可專據小戴自加葛藤矣

維天其右之右之訓助常訓也毛無傳則當與彤弓右之饗之同彼傳云右勸也傳意言我大我享獻之禮維有羊焉維有牛焉維天在上其以此右勸之乎下二句右乃當訓助以文是既右與上句不同右卽右助以典傳意言我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伊我大德之文王既右助我以典我其以此饗獻之乎嘏字毛

無傳然釋文云毛大也是本有傳誤脫王子雍謂天大文王之德正義以箋義右助王義天大述毛恐非毛意

時邁

序巡守告祭柴望也箋引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正義以鄭為誤引又以後箋來安百神望于山川証之益知引書不應有徧于羣神一句非也按鄭以經有懷柔百神故并引上文以俱是書詞不復分別非謂書望秩于山川下有此一句也後箋云共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

川皆以尊卑祭之其至方岳二句釋經懷柔句以序
言告祭柴則是至方岳而告至祭昊天而焚柴燎也
百神統于天神祭天所以安百神是鄭以經懷柔句
應序中告祭柴三字而此序下箋引徧于羣神亦此
時事也望于山川二句釋經及河句鄭以懷柔句內
已包岱宗故以此嶽即山河即川尊卑祭之以應序
中望字正義釋箋曰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
王爲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于山川堯典
云望秩于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
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徧于羣神句

也正義以百神即山川故釋箋增一謂字不知百神河嶽經分爲二由百神而及河嶽故曰及如孔言百神即山川經言河嶽足矣何爲必言百神以此知百神之言爲昊天之神與天所屬之神不兼山川序下箋必當有偏于羣神句乃能與經相應正義云云已非箋意亦背經文不可從也

及河喬嶽傳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箋云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按傳以喬嶽爲岱宗則懷柔百神爲祭天以安百神而河岳皆爲望祭般之高山傳以爲四嶽則四嶽已有岱宗而墮山

喬嶽不過岱宗旁稍高之山與此喬嶽不同箋于懷柔句補方岳則及河喬嶽爲望祭之山川以般頌上言高山高山已爲四嶽則隨山喬嶽不得復爲四嶽故般箋云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祭之是鄭以兩經喬嶽皆非岱宗也傳箋不同正義未能別白疏也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傳夏大也箋云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正義引鄭春官鍾師註辨肆夏非時邁當矣然以夏爲樂歌之大自是箋義傳意不然春秋宣十二

年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以保大爲武王七德之一又曰暴而不戢安能保大是大字卽指載戢載櫜及求德而言杜元凱于我求懿德三句註曰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杜言保天下自依左傳爲說而以大字承息兵求德而言則本毛此傳傳蓋言戢干櫜弓又求美德之士而其德遂于是而益大信乎王能保其德之大也必知傳意如此者明昭有周傳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息兵求德皆已然之事遂于是

大卽是知其未然信王能保卽是昭然不疑傳意上下自相申成最爲明白正義述經同毛于鄭失之孔引宣十二年左傳武王克商作頌斷此篇爲武王事又引外傳周文公之頌斷此篇周公在成王時作周公相武王定天下武王巡守當時亦可作詩而孔必謂成王時者泥于太平而後頌作武王身未太平故也按說文云頌皃也从頁公聲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以盛德而形容之故用容皃字此雅頌之頌六詩之一體有詩則有頌故鄭于豳風七月亦分其樂成功者爲頌武王已

爲聖人非無盛德成功可言神明何不可作頌之旨其經典言太平而後頌聲作者乃是民間歌謠字當作訟說文云訟爭也从言公聲一曰謌訟是也其後專以訟爲爭訟之字而謌訟之字通用頌謌訟之聲太平後起自屬成王之時而詩頌之體亦必以爲成王時作頌訟不分其戾經旨也大矣

執競

序祀武王也箋云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

按此乃陸氏釋文語誤刋作箋當正之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

光也皇美也箋云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
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正義釋傳曰大功謂
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
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旣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
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按陸氏釋文云大功本
或作天功然則傳言成天功而安之之字指上帝天
下未定卽上帝亦爲之不寧武王成其功而安之上
帝所以嘉美也初無成安祖考之意序言祀武王下
鐘鼓磬筦威儀醉飽自說武王廟中祀禮耳箋以下
有鐘鼓磬筦之等當爲武王之祭其先故云成安祖

考然箋意亦不過言紂時 天亂未平祖考之心不安武王成功而安之亦無武王祖考莫成王業之意孟子云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說大王心事如青天白日何嘗希冀王業之成乎正義云云兩失毛鄭之旨

鍾鼓喤喤磬筦將將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正義曰喤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按箋言八音克諧正義顧箋爲解傳不必然經磬筦承鐘鼓之下當謂笙入立之時故傳言集集即就也謂人而就于堂下或縣間也說文引此詩

作磬筦𪔁𪔁訓爲行皃亦指樂工入立而言蓋用毛氏古文義也喤喤是小兒泣聲此喤當作鍠廣韻鍠云和也用毛傳樂也用爾疋鐘聲用說文也又正義述經云其聲鏘鏘然豈孔所據經本作鏘鏘故云與喤喤俱是聲與如經作鏘鏘傳何緣得訓爲集殆校書者見正義云俱是聲改作鏘鏘當正之

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皃正義釋傳曰箋以反反爲順習之皃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按鄭正讀傳難字爲重難故易爲順習正義乃合而一之非鄭意隰桑云其葉有難傳云難

然盛皃此傳以反反爲難詩意當謂威儀之盛威儀已盛自必重難義原可通然不如以傳義釋傳之爲得矣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戢訓聚那訓多難字無訓其義亦當謂盛彼難與此難釋文皆無音非也當如隰桑難音乃多反

思文

序后稷配天也正義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時邁序下正義曰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爲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旣興頌聲咸作周公采民

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爲之按當讀訟爲頌故有此失說詳上篇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傳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按箋以貽爲貽我武王傳義異是上立我指謂成王時此貽我當同之傳意言后稷立我衆民得復其性莫匪于爾后稷得受天之中后稷貽我以天來之牟麥民得遂其生實帝命用以育養我衆民也成王時禾麥大熟尙書有嘉禾歸禾之篇而周書嘗麥解曰維四年孟

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又曰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是成王時麥熟之驗正義述經以毛亦爲武王時恐非傳旨毛在焚書前不得知有今文泰誓也傳不釋來字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麥二夆从正義引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一麥二夆二句解瑞麥天所來也二句解名來之意是來爲天來非麥也故傳惟言牟麥釋文引廣雅云麰小麥麰大麥分來牟爲二非傳意麥自有名來者其字當作秾說文云秾齊謂麥秾也从禾來聲而來字註云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言此詩來牟當作來

字不當作秾字也解說文者誤認來爲麥借爲行來之字以說此詩全乖經意矣

陳常于時夏箋云陳其久常之功于是夏而歌之毛無傳當同時邁言民沐后稷之德無有疆介則后稷陳久常之道于是大矣大字即指無此疆爾介言不得與箋同也

毛詩紬義卷二十三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臣工之什

臣工

嗟嗟臣工傳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按傳以公爲君則公卽諸侯而臣工爲諸侯之官不訓臣者臣工常語人所易曉也箋以臣爲諸侯則工爲諸侯之卿大夫而公爲君之事傳箋別矣正義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愼于汝在君之事是合傳箋而一之也

嗟嗟保介箋云保介車右也又曰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正義謂諸侯朝天子應唯上相入廟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者諸侯將歸召入而戒之按諸侯車右多大夫爲之如春秋傳言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皆非尋常勇力之士容可召入廟中戒之然如此則是惟戒其臣轉置諸侯於度外矣烈文無封靡于汝邦直勅諸侯此序言遣于廟亦當召諸侯而遣之而作詩以保介爲詞亦猶出車命將率而詞及于僕夫耳

奄觀銍艾傳銍穫也正義曰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按銍旣是用器又訓爲穫解終費力釋文引小爾疋云截穎謂之銍截穎卽穫也此解近之禹貢甸服二百里納銍孔安國傳曰銍刈謂禾穗彼銍與總秸粟米並稱不爲鐵器禾穗是已穫之禾故此傳訓爲穫然良耜穫之挃挃傳云挃挃穫聲也釋訓云挃挃穫也說文云挃穫禾聲也挃與銍俱珍栗切毛蓋讀銍爲挃以其音義同也

噫嘻

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正義謂噫嘻皆是歎聲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敕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董農嗟嗟而敕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敕之按釋文云嘻音僖毛云噫歎也嘻和也如正義則傳作敕今汲古閣本依釋文改作和也說文無嘻字有譆字玉篇譆云敕也正用毛此傳是六朝舊本毛傳作敕故正義從之自當仍改作敕乃合正義原本但以經義論之則作和爲當臣工是遣諸侯故嗟嗟爲敕此篇祈穀於上帝噫嘻之文在成王昭假之上卽率時農

夫亦天子自率之無所用敉釋文音噫爲億易嬉子嘻嘻本或作喜喜億與喜皆訓樂和亦樂也傳意言噫乎時之和也我成王成是王事昭格于上下已有然矣今率是農人種其百種之穀將以祈膏雨於上帝也爾字毛無傳箋云其德已著至矣以矣字代經爾字說文云尒詞之必然也从入丨八八象氣之分散然則經字當作尒作爾者聲同假借也

率時農夫箋以農夫爲主田之吏正義曰文承成王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畯農夫也畯卽豳風小疋及春官籥師所云田畯

者也田畯主典田之官而爾疋謂之農夫故知農夫是典田之吏也按以農夫即田畯義自可通傳意不然豳風田畯傳云田大夫也甫田食我農人傳云農夫食陳而農夫之慶農夫克敏及此農夫皆不發傳則毛意田畯農夫別農夫即農人下文爾私爾耕皆指此農夫國語曰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庶人即農夫何言田農之夫非王所率正義述毛亦云率是典田之官非傳意也

振鷺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

得其處也正義曰以鷺[illegible]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于西之義也按說文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說文作墉池此从廣韻引）者从川从邑廣韻云雍與邕畧同又雍奴縣名在幽州水經云四方有水曰雍不流曰奴靈臺於樂辟廱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水旋邱即四方有水然則雝者雝水而成說文云巛害也从一雝川春秋傳曰川雝爲澤凶是雝得爲澤而辟廱所以稱澤宮也箋言西雝之澤正以雝爲辟廱辟廱宮在西郊故曰西雝

韓詩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是韓詩以西雝爲辟雍鄭義同之正義泛指水澤非也如傳義雝當作邕如箋義雝當作廱雝雍皆假借也

亦有斯容箋云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義曰以鷺鳥之白興客之威儀所云潔白之德卽鷺鳥之容也又曰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潔白之德也按德性在內威儀在外箋分兩層鷺鳥白故以喻德性鷺飛行有序而陳風植其鷺羽舞

者持以自障翳正鷺舂鉏郭註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是其羽又可用爲儀故箋言威儀之善如鷺然非以威儀爲潔白也

豐年

序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正義曰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于祖父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于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于報

故也按那與烈祖經有烝嘗何以義不取于報此經無烝嘗何以意反主于報豈周人有孝子之情而殷人獨無乎其說皆不可通載芟言春祈社稷良耜言秋報社稷此序惟言秋冬報則非所報之報也魯語展禽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又曰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如魯語禘郊祖宗之外別有報祭以祀祖宗有大功德于民者成王時大王尚在四親廟高圉廟毀久矣而汲郡古文云成王七年冬王歸自東都立高圉廟與魯語之言合以周頌考之昊天有

成命祭天圜丘所謂祈穀也思文后稷配天所謂郊稷也我將明堂享帝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此經有祖妣而序言報其爲報祭高圉大王之詩審矣后稷豐殖百穀二王帥之故經陳黍稌萬億以明其功祭用秋冬取物成也不言所祭之王者思文言后稷我將言文王而不及武王昊天有成命當有帝嚳噫嘻當有后稷序皆不言或及或不及初無義例且報爲一代之典祀言報已足以明之也四時嘗烝非可言報箋云報謂嘗烝是鄭亦以爲四時外別有嘗烝矣

豐年多黍多稌傳豐大稌稻也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義釋箋曰年之豐孰必大有物豐訓爲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按說文云秊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秊稔穀孰也从禾念聲春秋傳曰鮮不五稔烁禾穀孰也从禾龜省聲秊與稔烁一例豐訓爲大年訓爲孰豐年二字卽大孰二字春秋書有年者有孰也書大有秊者大有孰也箋據春秋申傳初無二義正義讀年爲年載之年則此傳豐年爲大年魯頌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爲歲其有大年皆不可通矣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正義曰今

數爲然是唐時數如此也然數萬至萬曰億者謂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至萬萬爲億也則數億亦當由一億十億百億千億至萬億而爲秭是以定本集註及陸氏釋文皆作數億至萬曰秭說文云秭五稯爲秭从禾𠂔聲一曰數億至萬曰秭說文詩用毛氏古文其後一訓當據毛傳爲說此傳作數億至萬曰秭爲合

有瞽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

又據經鞉磬柷圉簫管之屬爲周之樂器無他代之樂按凡樂有器一器不備不可成樂器不待合而自無不合者也柷圉鞉磬見虞書商頌夏筍虡殷崇牙見明堂位亦不可謂無他代樂器也但器雖他代所同而箋言合諸樂者實非他代之樂何則他代之樂他代聖人作之不假周公始作序言始作樂則是周樂而合亦惟周樂矣酌頌序下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後乃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凡樂始成而告告然後奏至是又合大武象舞及清廟而下諸樂而奏之也正義于周頌

三十一篇皆是詩人見周公成王行此事述此詩是詩非樂旣詩樂分而爲二而周家一代止有文之象舞武之大武不可以言諸樂敘刱而爲合諸樂器顯與箋相戾不可从也正義曰定本集註直云合于祖無大字此大祖謂文王也又其述經作合于大祖釋文作而合乎祖也今汲古閣本依釋文當改依正義原本作而合于大祖也

應田縣鼓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正義釋傳曰應已是小田宜爲大故曰田大鼓也釋箋曰

古有名𣝋引導鼓故知田當爲𣝋又謂𣝋以柬爲聲

聲旣轉去柬惟有申在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按靈臺賁鼓維鏞傳云賁大鼓也此以田爲大鼓字

異訓同明其相通賁卽鼖釋樂云大鼓謂之鼖說文

云鼖大鼓謂之鼖鼖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賁

省聲孟子曰塡然鼓之兵刃旣接塡與田通釋名云

田塡也是田然爲鼖鼓之聲賁以其形田以其聲田

鼓卽賁鼓故曰田大鼓非以應已是小田宜爲大也

箋以周禮有應有𣝋故謂田當爲𣝋𣝋以柬爲聲與

田聲近而𣝋字與陳字形又相類聲轉而字誤作陳

陳田一字齊陳成子亦爲田成子故又變而爲田申字篆文作申古文作□籀文作□毛詩本古文如正義說去東存□縱復去上下亦不至爲田字也若然周禮有應有朄箋義密矣而毛不从者小師職上云擊應鼓下云鼓朄則朄未聞爲鼓名說文云朄擊小鼓引樂聲也是其義爲引初學記曰纂要曰應鼓曰鼙鼓亦曰朄鼓則又與應鼙爲一毛蓋以周禮之朄即應鼙也

既備乃奏箋云既備者縣也朄也皆畢已也按上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如彼有應

有朄而此箋惟言朄也則是鄭讀應朄爲應和大鼓之朄其上箋言應鞞之屬者謂此朄鼓是鞞鼓之類耳非謂有應鼓又有朄鼓故此箋惟言朄也正義謂鄭以應田俱爲小鼓誤也

潛

猗與漆沮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于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按有豳之漆沮有岐之漆沮說詳緜詩鎬京去岐三百數十里不可謂不遠傳言岐

周明此爲成王六年作于岐陽薦獻先王別廟之詩
與天作皆一時事乃是就地取魚故經表以漆沮也
其後周公制禮有季冬薦魚季春獻鮪之典則不必
遠取諸漆沮關中八川分流上林賦稱鰅鱅漸離鰅
鰫鰬魠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
萬物衆夥其爲魚也多矣李奇註云周洛曰鮪蜀曰
䱋鰽是春獻之鮪亦非鎬京所少也正義云云未得
傳旨䱋說文作䱗鰽說文作䲦武登切鮪䱗䲦鮥四
字連列皆鮪魚也
潛有多魚傳潛槮也釋文謂舊詩傳及爾疋本並作米

旁參小爾疋作槮郭景純因改爾疋从小爾疋作木
旁槮正義亦謂槮用木不用米當从木爲正按謂从
木爲正以積柴水中故耳而說文積柴水中以取魚
字乃作罧不作槮是槮亦未爲正也潛韓詩作涔字
本相通槮罧糝則聲同假借傳必作糝者天官醢人
四豆饋食之豆豚拍魚醢加豆之實筍菹魚醢羞豆
之食酏食糝食傳意言配糝食者有衆多之魚也今
以積柴取魚强改米旁作木恐非毛旨汲古閣本作
糝得之

有鱣有鮪箋云鱣大鯉也正義以鱣鮪已釋于衛風故

不再釋按衛風碩人傳云鱣鯉也此箋因下有鱣鯉故以大鯉別之爾疋釋魚云鯉鱣郭景純註以為二魚碩人正義據郭言以毛傳為誤然舍人爾疋註云鯉一名鱣說文亦鱣鯉互訓皆與毛鄭合郭景純據今之赤鯉魚故謂與鱣別不知鱣自名鯉非謂今之赤鯉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南得鯉魚鄭註曰歷淵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疋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如鄭註鱣渡龍門而其水名鯉魚則鱣之名鯉審矣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

鮪暮春來遊鱣鯉與王鮪對舉其意亦以鱣鯉為大鯉也玉篇鯉云今赤鯉鱣云鯉也大魚也最為明斷釋魚鯉鱣鰋鮎鱧鯇皆以下一魚釋上一魚此爾疋之通例若如郭註別為六魚則是空列魚名無復訓釋有此例乎正義釋鱣鰋皆从郭註誤也

雝

序禘大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祫大祖謂文王正義曰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

大者旣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按釋詁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若兼天子諸侯、未嘗專屬天子、必天子而後得爲后、則文王亦未爲天子、而從來稱稷者又何以皆曰后稷乎、以序之大祖經之皇考爲文王、自是箋義序傳不必然也、成王時五廟、后稷爲大祖廟、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廟、不聞廢后稷而立文王爲大祖廟也、傳于此于文王曰經天緯地曰文、于噫嘻成王曰成是王事、于不顯成康曰成大功而安之、此詩文武雖后、獨不發傳、則謂文武之身、文武並舉、明非禘文王、而皇考當爲后稷矣、是傳意以此詩爲禘

于后稷之廟宣哲維人兼祭功臣也文武維后兼及羣廟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皆指后稷而言祖前孫名故不爲犯文王之諱正義以序傳悉同于箋過矣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箋云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按箋爲禘祭文王故以文武爲文德武功毛不爲傳則謂文王武王言后稷神靈徧使才知之人輔佐文武爲君也禘兼祭功臣而周之功臣文武爲多故經及之史記楚世家曰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是成王時嘗錄文武功臣明此禘亦及之矣

載見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正義曰序言始見于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意主于見廟故序特言之此說是矣而未盡也蓋此詩與淸廟同淸廟洛邑初成諸侯助祭書傳曰尙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武王大封天下烈文言無大累于爾邦者皆仍其爵秩諸侯之戴德深矣今茲來朝武王已不復見于是思我之得有龍旂武王之賜也我之得有鈴革武王之賜也見龍旂鈴革如見武王焉序達經意故以見廟爲詞也

曰求厥章箋云求其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
正義曰諸侯謹愼法度卽是自求其章按箋意諸侯
見成王而求之是據未有文章制度而言也傳于龍
旂句曰有文章也于鞗革句曰有法度也是據旣有
而言傳意以諸侯之來本爲見廟則求厥章者乃見
成王而求武王之文章法度龍旂鈴革皆武王昔日
所賜是卽文章法度之猶存故曰有也傳箋迥殊正
義同之又以自求其章爲說于毛鄭之旨葢兩失矣
有客
有萋有且傳萋且敬愼皃箋云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

心力于其事按卷阿[illegible]菶萋萋傳云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孫炎曰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亦依毛傳爲說是萋萋爲盡力也鄭風匪我思且箋謂猶匪我思存釋文引爾疋云且存也思存于此是且且爲盡心也盡心力于其事卽是敬愼矣正義未有解釋故詳之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箋云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又曰此惟言可以去矣亦不知于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按此

微子將歸周人欲其再畱宿宿再畱信信猶豳風言于女信處于女信宿耳箋云其所館宿宿猶處也非經中之宿亦是言助祭事畢館處已久可以去矣而周人欲絆其馬言其意之殷勤也若以爲經中宿字則當據最後之日而言館信不當言館宿以此知箋之館宿非一宿之宿正義誤以信宿爲朝祭之正限故云在宿宿信信之後不知幾日拘滯甚矣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傳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按箋用殷正朔三句爲大則動

作有度句爲得福之所以易傳意大則當承敬愼而言敬愼則能獲福成十三年左傳劉文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元凱註曰養威儀以致福有萋有且是威儀之大則降福孔夷卽所謂養以之福也傳箋似當有別

武

序奏大武也正義曰作大武之樂旣成而於廟奏之詩人睹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按此與奏象舞也一例奏卽奏此篇也述事作歌在他篇不

可知而此與清廟維清戴記屢載之皆祭祀時一堂上下之樂如必謂此是詩而非樂則必升歌清廟下管象別有清廟象舞之樂章非今周頌所載清廟維清而後可不然則此序所云奏大武者即奏此詩以爲舞節其理甚明正義云云未可从也

耆定爾功傳耆致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討于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按左傳下文乃引此詩其上文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耆昧

以務烈所可也撫弱二字釋仲虺耆昧二字釋汋頌
以務烈所釋武頌杜元凱于耆昧句註曰耆致也致
討于昧孔據杜註以釋此傳蓋謂耆定爾功與耆昧
一也故云致討于昧而不知非傳意也勝殷遏劉旣
致討矣何須更言致討耆之得爲致者說文耆本从
老省从旨聲旨致聲同假借說文致云送詣也此經
上言克開嗣受成此勝殷遏劉之大功皆文王所送
詣也故曰致定爾功致卽文王致之善則歸親之義
傳意當然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傳造爲疚病也箋云造猶成也又云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正義述經曰閔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之不爲言先王旣崩家事無人爲之使己孤特嬛嬛然在于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爲家事得致太平又引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于辭不便箋說爲長按傳意言病乎予小子也往日遭家不爲以先王崩嬛嬛然在憂病之中故耳傳閔疚俱訓爲病正釋不爲之故正義謂無人爲之又云使己孤特抑似武王

既崩並無嗣君專待周公代爲之者語甚不經總緣以閔予在疚俱作成王自悼之詞故有此失若如傳閔疚俱訓爲病則不爲是因病不爲何等直捷于辭又有何不便乎說文疒部無疚字宀部宊云貧病也詩曰煢煢在宊釋文亦云嬛崔本作煢疚本又作宊音救嬛與煢通疚作宊爲正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箋云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正義曰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以成王

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甞念之按上文於乎皇考二句成王思武王也念兹皇祖二句成王思文王也箋于上言於乎我君考武王于下言念此君祖文王經文箋義俱屬兩平故于此皇王總歎美之以致其不忘之意初未甞□念兹皇祖爲武王之念文王也正義云云未知何本殆依訪落篇紹庭上下之箋爲此說也

訪落

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正義曰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葢

依王子雍之說按如正義則成王自謂業必分散先自推誘又安用訪于羣臣傳意言於乎先王之道悠遠哉我曾未有歷汝諸臣庶扶予就之以繼係乎道之分散者耳先王之道有大有小分布散列于方策之中人存政舉則可係于一身釋詁艾歷也係繼也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位按休字毛有定也美也止也之訓此不為傳當从本字之訓說文云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休或作庥釋言云庥廕也廕亦有息意既依休字本訓則不得與鄭同傳以經言武王

紹文王正直之道陟降厥家即是庥蔭成王故成王言休矣我君考我將以此道自保明其身也

敬之

陟降厥士傳士事也正義曰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衆事是士[illegible]事之義也按說文云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是士之訓事正訓也不必援士師察理衆事爲說

維予小子傳小子嗣王也正義曰上二篇亦有小子予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按閔予小子經有皇考訪落經有昭考皇考則小子爲嗣王其文自明不煩解釋

此篇經無皇狩而敬之敬之六句皆羣臣進戒之詞
宊按此句嫌于羣臣自稱故傳以嗣王明之也
佛是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佛輔也仔肩任也
正義釋傳曰佛之爲大其義未聞又曰仔肩二字共
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釋箋曰釋詁云肩勝也郎堪
任之義故爲任也按說文云奔大也从大弗聲讀若
弓違汝弼毛蓋讀佛爲奔而廣韻云胇肸大皃胇肸
郎佛肸是佛亦木訓大也說文弗撟也从丿从乀从
韋省丿右戾也房密切雖不云从丿聲而古文弼字
作㢸从弓从弗是古者弗弼聲同佛从弗聲曲禮獻

鳥者佛其首註云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釋文經作拂云本又作佛是弼戾之弼作拂亦作佛故箋讀佛爲弼而訓輔矣說文云仔克也克肩也釋詁云肩克也二字析之皆訓克故傳統言之與權輿爲始亦微不同箋以仔肩爲任當如孔說

小毖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終字釋文作後箋云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

正義謂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又謂題肩非惡聲之鳥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不類箋以鷦與題肩及鴞三者爲一其義未詳按釋鳥鷹隼醜疏引陸璣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卽春化爲布穀者是也如陸言題肩卽隼布穀乃鳲鳩也而左傳杜預註祝鳩鷦鳩也玉篇鶻云祝鳩也急疾之鳥也或作隼隼云祝鳩也鶻云鶻鷹仲春化爲鳩如杜顧二家則鷦卽祝鳩祝鳩卽隼隼爲題肩春化祝鳩秋又化題肩與箋鷦之所爲鳥題肩者合矣陸璣以鷦與鴟鴞爲一鳥與箋引或說亦

合然趙岐孟子註以鴟鴞爲小鳥鴟鴞傳言免乎大鳥之難其爲小鳥可知鷦爲鴟鴞與此傳始小終大不合不如爲題肩之說當也定本箋云皆惡鳥也無聲之二字鷹隼貪殘故爲惡鳥如从定本則正義謂題肩非惡聲之鳥者亦可無疑然則孔言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者誤矣拚毛無傳弁彼鸒斯傳云弁樂也弁卽拚之省言樂飛而爲大鳥也箋讀爲翻拚有方問一切與奮聲同奮與翻一聲之轉也故爲翻釋文芳煩反乃箋義也

載芟

載芟載柞傳除艸曰芟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艸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艸曰芟也按芟字自有本義說文芟刈艸是也左傳之芟說文作癹云以足蹋夷艸音普活切音義各別

徂隰徂畛傳畛埸也釋文作易云本又作埸正義曰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易是正義本作畛易也當改依原本乃合

有略其耜傳略利也按釋詁云略利也爾疋本釋此詩疑經本作畧故訓爲利說文㓯云刀劍刃籀文作畧則畧未卽是利言其㓯之利耳然經言有略是皃狀

之詞若作有剝其耜于文不便是以釋文云略如字玉篇𥶡云今作略則𥶡略字同正義引爾疋不云字異亦不言音義同何也

畟耜

畟畟畟耜傳畟畟猶測測也箋云畟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正義曰以畟畟文連畟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畟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皃郭璞曰言嚴利也按箋申傳言農人測測則測測二字屬農人畟爲利善乃是說耜說文云畟治稼畟畟進也从田人从夂

詩曰畟畟良耜田人卽農人久訓行遲曳言從容而進傳轉爲測測說文云測深所至也傳意言農人測土深之所至測而又測孟子所謂深耕是已孔引舍人郭璞爾疋註以釋之未得傳箋之旨

以薅荼蓼傳蓼水艸也正義曰釋艸云薔虞蓼某氏曰薔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艸也按爾疋薔虞蓼列于蘢蘇之下說文蘇荏芺葟葵蘠下列蓼字註云辛菜薔虞也則蓼是菜名曰薔虞自舍人讀爾疋以爲虞蓼孫炎又謂澤之所生郭景純承其誤註云虞蓼澤蓼遂并忘其爲辛菜矣此蓼如

爲虞蓼傳應實舉其名今但云水艸者上篇厭厭其苗緜緜其麃傳云麃耘也說文麃作穮云耕禾間也耨云除苗間穢也漢志云苗葉以上稍耨隴艸因壝其土以附苗根正謂此時本篇上言實函斯活苗已生矣下言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艸除而禾茂是此句之薅乃除苗間之穢也傳以蓼爲辛菜農人應采之非穢艸可比而水澤之蓼生于江皋河濱之上不生于苗間特以田有山澤之分則穢有陸水之異故但以水艸釋之而不實其名蓋艸之芀秀亦爲荼艸之長大亦爲蓼古無四聲之分六聲與了聲一也

續古之人箋云續古之人求良有司穡也按此句毛不爲傳以上章振古如茲振訓爲自言自其古老父祖以來已如此也此古之人亦當指其父祖書大誥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無逸曰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不能續古之人者也今經言續古則是農服先疇盡緣南畝其獲社稷之右者多矣

絲衣

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言祭靈星之

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証賓尸之事按史記封禪書云周興而邑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守節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稷于東南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于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如史記及漢舊儀之說是周別立后

稷祠以祀天田之神教人種百穀者其名爲后稷也天田即農祥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又曰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周之典得農祥之助故周人祀之高子以此詩爲賓孶靈星之尸其說最古春秋昭十年左傳齊陳鮑伐欒高五月庚辰戰于稷杜預註云稷祀后稷之處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十三里有稷山此稷即天田之神教人種百穀者是春秋時猶祀天田高子去春秋時近故能鑿然言之毛公引序冠篇不删其說意亦同之正義從鄭專主宗廟賓尸偏矣

箋周曰繹商謂之肜釋文箋作融云餘戎反尚書作肜音同按文選思元賦云展洩洩而肜肜註引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肜古字通說文無肜有肜音徒冬切融云炊气上出也爾疋孫炎曰肜者亦相尋不絕之意炊气上出正是相尋不絕依釋文作融爲是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如正義則經與傳皆作不娛今汲古閣本依定本改作吳也按釋文云吳舊如

字史記封禪書不虞不驁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
又曰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
此虞爲驩娛字也如釋文索隱則本是吳字吳虞娛
古字相通故得訓吳爲譁然必改作娛方合正義原
本

酌

遵養時晦傳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
老其惡正義釋傳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
晦者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
不得與鄭同也按易言文王用晦而明此經遵養時

晦卽晦也純熙大介卽明也傳言武王遵率文王而取其用晦之道於時大明矣是用大而又大謂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大光明也左傳杜註謂致討于紂自是斷章取義非正釋此詩武樂遲之又久聲淫及商孔子以爲有司失傳此經養晦若爲取昧則是自文王以來卽有取紂之心武王遵而行之與聲淫及商何別乎傳之意與箋不殊特非養闇昧以老其惡耳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从和同與周也按龍乾

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能得爲和經上言武王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光明此言我以和利萬民之故而受殷矯矯乎王之所爲則用文王之道可謂有嗣矣正義以子雍述毛恐非傳意

桓

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正義曰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按武王伐殷志在安萬邦而屢大熟武志卽武王之志也孔以經豐年爲伐紂之後卽有豐年依僖十九年左傳爲說故不以此爲武王之志而云威武之

志淺之乎言武王矣

克定厥家箋云于是用武事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正義曰家者承世之詞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于伐紂其家始定也按箋以家爲武王之家傳意不必然經言武王保有綏萬邦之事于以四方能定其家蓋謂四方民之家也武王之所志所事在于四方民如此於哉昭著于天故天美武王以伐殷紂矣正義傳箋不分非也

賚

序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正義曰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按武成篇大賚于四海文在列爵分土之上彼大賚承上散財發粟而言非此序之所謂賚也史記周本紀云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又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註引鄭元云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也如周本紀武成篇後即分器今古文尚書武成篇後次洪範次

分器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孔安國傳曰賦宗廟彝器酒尊賜諸侯正義曰詩賚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兩正義皆出孔手彼引此賚以証分器而此引大賚以証大封則書正義之說長矣序言賚予也明此賚非分財粟乃以宗廟彝器錫予諸侯諸侯之有功者即善人也論語稱善人是富亦指武成大賚孔安國傳云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即據論語故言所謂也大封于廟與書序邦諸侯同賚予也與書序班宗彝同未可輒引武成大賚矣

敷時繹思傳繹陳也箋云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箋以繹思爲武王陳繹而行之正義以箋述毛按篇名賚而序言錫予不應經中全不一及敷字毛不爲傳而訓繹爲陳陳者陳其彝器也繹已爲陳則敷當爲分禹貢禹敷土馬融云敷分也經言文王勤勞而有天下我當而受之今分此彝器予汝諸侯繹陳而思我往日求安天下者體文王勤勞之心是周之所以受命於哉汝亦當繹陳分器而思文王之勤勞也傳意當然

般

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箋云般樂也正義曰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註未知孰是如孔言正義本般樂也三字爲序文今汲古閣本依定本改之也當删去箋云乃合正義原本正義曰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按經言允猶翕河傳云翕合也合河者卽禹貢所謂同爲逆河逆河在周時謂之北海春秋僖四年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亦謂之少海韓非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是也言合河而海在其内矣

裒時之對傳裒聚也箋云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正義述毛曰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于是配而祭之按箋義明顯以傳爲聚其神而配祭之始末必然常棣原隰裒矣殷武裒荆之旅傳訓聚皆屬人說此亦當指天下之民對如對揚王休之對言天下之人于巡守所至皆聚是方而對僉曰是懷柔百神乃周之所以受命也言人美而樂之與名篇爲般之義合傳意或當然也

毛詩紬義卷二十四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魯頌駉之什

譜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

正義引明堂位以証命魯郊天又引禮運杞之郊禹宋之郊契証王者之後得郊天又云王者之後而有頌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按正義不言王者爲何人魯周公之後周公得用天子禮耳未嘗爲天子也箋言王者之後蓋謂文

王襄十二年左傳臨于周廟杜註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于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集解引鄭元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也隱元年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孔子以魯爲文王之後故作春秋而書王編詩而次于周頌之後商頌之前而箋亦言同于王者之後也禮諸侯不得祖天子以周公故特許之是之謂同

魯有郊禘明堂位祭統皆言之宋代學者始以戴記爲誣謂此乃東遷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而平王賜之

也又謂成王賢王伯禽賢君不應躬行非禮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爲此說者是譏孔子不當進魯頌于周商也曹丕下壇迹同舜禹豈可因曹丕而謂舜禹非禪王莽篡漢迹同伊周豈可因王莽而謂伊周非攝人臣加九錫誠爲亂階然亦不得因此而謂無賜魯郊禘之事也非常之禮所以待非常之人昔者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因命稷得祀天堯大聖人也賜之不以爲嫌稷亦聖人也受之不以爲僭成王之于周公亦若是焉爾矣以成王爲非禮豈堯亦非禮乎觀孔子之録魯頌一切紛紛之論其亦可以息矣

駉

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正義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于經無所當也按孔以箋言牧馬避民田故爲此說耳經云思無疆言僖公思伯禽之法無有竟已則足用愛民皆在所當思即皆在所當遵序正指經無疆句而言不得謂于經無所當也

駉駉牡馬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按傳箋不釋牡字

釋畜云牡曰騭郭註曰今江東呼駁馬爲騭說文騭云牡馬也从馬陟聲讀若郅正義釋傳不引爾疋郊外曰牧之意謂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也是正義經文作駉駉牧馬箋云牧於坰野下傳云牧之坰野毛鄭經亦作牧並無牡字釋文經作牡云本或作牧定本亦作牡是唐初牡牧二本並行今汲古閣本依釋文定本作牡馬也當改作牧乃合毛鄭原本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云牧馬悲鳴李善註引此詩正作牧馬

在坰之野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正義謂爾疋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傳不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按鄘風干旄傳亦云郊外曰野與此正同是傳不依爾疋爲說也說文冂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古文冂作同云从口象國邑又云坰或从土許所言亦無郊外謂之牧句未可專執爾疋以釋毛傳矣

有驔有魚傳豪骭曰驔正義曰驔爾疋無文說文云骹也郭璞曰骹腳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

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驓則四骹皆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按爾疋云驪馬黃脊騽郭註云背脊毛黃說文云驔驪馬黃脊从馬覃聲讀若簟騽云馬豪骭也然則此經之驔即爾疋之騽釋文云騽今爾疋本亦有作驔者許書稱用毛氏古文以騽爲馬豪骭明驔與騽同是以玉篇騽字註云驪馬黃脊又馬豪骭亦知騽即驔之別名矣孔讀傳曰驔爲白驔故解釋迂曲釋文載傳亦作豪骭曰驔此傳當改作白以合正義原本而解則當依釋文作曰也

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于上章以作爲始則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按上傳訓作爲始者以作邱甲作三軍作州兵作爰田相土作乘馬作皆爲始義故箋以使可乘駕申明傳義已作而始駕故此章言徂毛不爲傳意與箋同耳若如子雍說養馬及乎古始無論伯禽養馬經傳不載即及乎古始而以此爲能遵伯禽之法全乖經意矣

有駜

君子有穀詒孫子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

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正義傳箋合述按歲其有傳云歲其有豐年也則傳以此穀承歲有之後當爲穀祿之穀以經文自明故不發傳必知毛意如此者振鷺喻臣之絜白言臣不以祿爲念也臣不懷祿而君不可不以祿養之敬事後食事君之大義忠信重祿勸士之恒經序所謂君臣有道者此矣

泮水

魯侯戾止傳戾來止至也正義曰釋詁戾來至也俱訓爲至是戾得爲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

爲至也按春秋隱五年公羊傳云登來之也禮記大學一人貪戾鄭註云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所引卽公羊文也來戾音義同故訓戾爲來大雅抑篇淑愼爾止傳云止至也引大學爲人君止於仁云云傳以止於仁卽至於仁故訓止爲至說文止下基也木與址同而止與至一聲之轉聲同可假借也稱魯侯若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則亦上之天子職之大師故天子言故稱魯侯正義謂若外人之辭非獨魯人所頌夫外人則安得而頌魯君哉

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釋文云茆音卯徐音柳周禮醢

人茆俎釋文云茆音卯北人音栁如陸氏則从卯者
俱可讀栁于上經飲酒古音自協說文从艸从丣丣
古文酉字也說文凡偏旁用古文者必註古文某字
如𠧨云𠩺古文銳字廣云炗古文光字宗云𥫛古文
保字𦫳云𥝢古文利字如此類甚多木部栁字註云
从木丣聲丣古文酉字以此而言說文丣聲之字未
註古文酉字者皆當从卯今茆从艸丣聲不註古文
可字知說文原本作茆與詩周禮同以篆文丣丣相
似後人誤連其上橫也茆爾疋釋艸無文廣疋茆鳧
葵據說文也然張平子南都賦藻茆菠芡李善註引

爾疋曰茆凫葵唐初諸家爾疋俱存或別本有之或
選註爾疋本是廣疋校文選者誤改也
淮夷攸服箋云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于
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譜云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
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正義曰此言謀東畧者謂
東征伐而畧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
此說是也又謂詩稱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
于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此說非也按僖十六
年左氏傳云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
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如傳言是

諸侯有東畧征伐者有城鄫者也十七年傳云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杜註云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非也事即指東畧以諸侯所共謀故曰諸侯之事伐淮夷魯受伯主之命故曰公有鄭譜于東畧下曰公遂伐淮夷即據傳此句爲說于時魯師東伐淮夷齊師與徐伐英氏公與齊侯俱在會詩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是魯遣將伐之齊聞魯人取項而止公若公自伐淮夷齊侯亦自伐英氏則相距千餘里無由止公以是知公與齊侯猶在會也傳又云秋

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人旣止公其秋齊侯以公還至卞卞爲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在魯都曲阜之東故聲姜會齊侯而請公九月始反魯杜註云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尙似有事焉爾杜孔竝誤果無諸侯之事言其似有卽是諱之何須復言且也傳之言且詞有兩層謂本尙有征伐之事且亦所以諱之也時伐淮夷之師固未還也左傳兩言有諸侯之事魯伐淮夷莫明于此然則詩言旣作泮宮淮夷攸服者泮宮旣成

卽有謀鄫之會在會命將亦猶牡邱之役遣公孫敖帥師救徐不必受成于學然後出師矣此箋言伐淮夷下箋言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皆謂遣將東伐以詩主美僖公故箋言僖公也

矯矯虎臣箋云矯矯武皃又云使武臣獻馘按經作虎而箋作武疑鄭箋詩時經字本作武文選漢高祖功臣頌云矯矯三雄李善註引毛詩曰矯矯武臣是唐時經尙有作武字者正義謂有威武如虎之臣非箋意也下經濟濟多士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亦應作武臣乃合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箋云吳譁也正義曰揚與誤類故
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按陳風傷如之何爾疋詁
引魯詩云陽如之何揚與陽音義通故得爲傷也吳
字毛不爲傳當同絲衣是以鄭箋即用彼傳毛意言
多士不爲讙譁不有損傷耳孔謂揚與誤類因用王
子雍之說述毛恐非傳旨況釋文載王肅音吳作吴
音話尙未定誰是王義作誤者吳與虞本通虞又訓
誤閟宮無貳無虞傳訓虞爲誤是也作吴者絲衣不
吳不敖釋文載何承天史記索隱載姚氏皆云說文
作吴大言也今本說文作吳乃徐氏所校定過誤與

大言兩義皆非無據然總不若仍依緇衣傳訓譯爲得也

閟宮

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正義曰復周公之宇雖辭出于經而經之所言止爲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按經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言北境所至也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言東境所至也居常與許傳言南鄙西鄙則南西之境所至也經合四境而言非止常許二邑矣蓋首二章敘有魯

之由三章王曰叔父至如岡如陵敘山川土田附庸見啟宇之大而以僖公保彼東方六句結之言保此宇如岡陵之堅固也四章言保東方之實公車千乘復革車千乘之舊而頌其眉壽以保之五章六章七章合北東南西之境明復周公之舊黃髮兒齒亦頌其永年以保此宇卒章寢廟並作萬民皆順猶文王作靈臺而民始附是能保其宇之效全篇皆言復宇正義云云序與經乖不可从也

閟宮有侐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正義曰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

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又曰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按傳非謂姜嫄之廟爲禖宮乃謂周人以禖宮爲姜嫄廟也月令高禖鄭註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如鄭之言是高辛以前求子以先禖配天而祭高辛以後求子以簡狄爲先禖配天而祭簡狄爲先禖則姜嫄亦爲先禖可知稱後王則自虞夏以來已然也商周亦立禖宮而先禖之神實爲二代之祖母

故名先妣在商無文以明之周則周禮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是也樂用大濩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同用先代之樂與享先祖用大武者特殊蓋已不敢以人鬼視之故孟仲子說此詩以爲本是禖宮既爲禖宮則惟元鳥至之日一祭傳所以言常閉而無事矣

稙穉菽麥傳先種曰稙後種曰穉正義曰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文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内宰鄭司農註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畧而不言其種與

此互相明也按七月傳但言後熟先熟可得云畧而不言其種此傳不然凡禾皆先種者先熟後種者後熟經何容表異與重穋連稱傳之先後乃長幼之異名也爾疋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又云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郭景純註曰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釋文引廣疋云先後妯娌史記封禪書云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于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爲先後宛若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卽今妯娌也孟康以兄弟妻相謂也韋昭云先姒後娣如彼諸文皆謂

婦之長幼爲先後此傳兩種字讀如穜稑之種謂穀種也先種猶言長種是天生一種長大之禾後種猶言幼種是天生一種幼小之禾韓詩曰穉長稼也穉幼稼也韓詩之長幼即毛傳之先後也先後並當音去聲釋文無音亦誤

莊公之子傳莊公之子謂僖公也按此傳正義不釋新廟奕奕傳云新廟閔公廟也傳以僖公既後閔公則當爲閔公之子經言莊公之子是史克謂之也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曰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

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曰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何休註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爲祖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楊士勛疏云親謂僖公祖謂閔公三傳皆以閔僖爲父子蓋弟死兄及則以弟兄爲昭穆與父子同各爲一世今以僖長而躋僖公是升僖爲昭以閔爲穆世次亂故云逆祀杜元凱躋僖公註云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如杜言則

兄弟同昭穆不過一廟中坐位之逆而以後羣公昭穆仍自不亂何以定八年復須順祀先公以此知當日升僖爲昭降閔爲穆世次悉亂在僖公爲子先父食在文公爲先禰後祖此詩之作不知在文公何年序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行父于文六年始見經已在躋僖公之後則所謂莊公之子者逆祀已定詩人雖明知非所當稱而亦不得不順文公之意矣

龍旂承祀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又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正義謂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

自是舊說之謬而明堂位祀帝用日月之章與此龍旂不同故箋直言祼祭不言祭天按古詩毛說不知何人當是後漢諸儒之說龍旂春秋毛皆無傳何以知毛意爲祭天惟以經文核之則當天祖並祭而以春秋匪解句爲之綱春即下文皇皇后帝周之孟春郊天也秋即下文秋而載嘗也郊天而建龍旂者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旂與常原別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常亦爲旂旂郊特牲云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彼說祭天之旂有龍與日月則知郊天建旂實兼日月非僅有龍而已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是龍旂句得爲祭天也正義以毛無傳同之鄭說義亦可通但不當引明堂位以駁龍旂耳

皇皇后帝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正義曰明堂位祀帝于郊註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公所祭惟祭蒼帝耳蒼帝亦大微五帝之一故同

稱皇皇后帝焉按鄭註禮在前箋詩在後昊天上帝與靈威仰此箋不復區別當以箋為定說禖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正月建子之月是言冬至祭昊天上帝也襄七年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啟蟄建寅之月是言祈穀郊祭靈威仰也獻子以魯人談魯掌故子寅二建魯皆祭天當得其實春秋書郊亦非止祈穀之祭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皆在春正月是冬至之祭也孔于郊特牲疏言魯以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其說是已此詩

復引明堂位註謂魯郊惟祭蒼帝非箋意也

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正義曰王肅云大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按周禮獻尊鄭司農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與此傳沙飾合皆讀如娑娑之娑箋不易傳蓋與毛同義當然矣說文犧云宗廟之牲也从牛羲聲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孔安國尚書序伏犧氏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羲古字犧今字說文羲氣也从兮義聲古讀

義如俄與娑聲諧然則經典中儀牲字皆應作義秦篆已出之後乃有犧字依字造器作爲牛形顯屬後人僞託齊子尾當春秋時古文見用安得已有犧字而依以作牛尊哉

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正義曰、地雖廣以千乘爲限、又謂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不合者、公徒三萬、謂諸侯三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二者不同、故不相合、按鄭以公車公徒分說、故孔從之、傳言大國之賦千乘、而公徒無傳、則毛意車徒合說、有車千乘、

卽應有徒三萬不得與羨同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司馬法也計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此公徒三萬不合周禮小司徒註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百乘三千人計之千乘適得三萬人閔二年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

戍漕杜註云車甲之賦異于常故傳別見之計車百乘士千人三百乘適合甲士三千人孟子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亦然左傳孟子惟言甲士此詩合士徒計之故千乘爲三萬人此亦是司馬法杜元凱謂傳別見之然則古者出軍有二法矣傳意當然

公徒三萬箋以三萬爲三軍正義引鄭答臨碩謂此爲二軍因疑僖有三軍其後無之春秋何以不書作舍斷爲僖實二軍與此箋相戾按泮宮新廟役淮夷春秋不書孔謂史文有闕僖有三軍不書作舍又安知非史偶闕乎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言

其大法、亦視其國之能具與否、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以出軍常法論、三百乘適滿一軍、其初年一軍不備、是有能具有不能具也、魯自周公時革車千乘、伯禽之伐淮夷、三郊出軍、已備三軍、僖公復周公伯禽之舊、故詩人頌之、然魯人出軍、亦無一定、春秋書一卿將者一軍、二卿將者二軍、昭五年舍中軍矣、而十年伐莒、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三卿並將、哀二年伐邾、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三卿並將、仍用三軍、成二年戰于鞌、未作三軍也、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人帥師、且四軍

矣春秋何以不書、然則鄉出三軍、不必盡用、已盡用矣、或敵衆我寡、亦許更調遂軍、非以三軍爲限、襄昭之世、書作書舍、自緣三家欲分公室而書、義不係於三軍二軍之得失也、傳有三軍、當从箋義。

遂荒大東傳荒有也正義曰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按釋詁云幠厖有也郭景純引詩曰遂幠大東邢叔明疏曰今詩本作遂荒大東此言遂幠者所見本異或當在齊魯韓詩如郭註邢疏則毛作傳時經是幠字故訓爲有耳訓荒爲奄乃是箋義未可以釋毛也

箋云大東極東正義曰大東之下卽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正義渾言不實指其地之所極按魯頌譜云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水經淮水篇註云游水又北歷羽山西地理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尚書曰堯咨四岳得舜進十六族殛鯀于羽山是爲檮杌漢祝其縣故城在今江蘇海州直隸州屬贛榆縣西五里羽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春秋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山亦在今贛榆縣祝其沿海爲齊魯境上之地是魯東境自周公以來卽至海

也

保有嶧釋傳嶧山釋山也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縣有葛嶧山本嶧陽山是書之嶧陽乃葛嶧山書正義引漢志下邳縣葛嶧山謂即嶧陽是也漢志又云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水經泗水篇註云漷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又曰山北有絕巖秦始皇觀禮于魯登于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

詩所謂保有鳧繹者也是此詩之繹乃嶧山也正義乃以書之嶧陽當之誤矣嶧山在今山東兖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

商頌那之什

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正義引服虔王肅以契孫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爲國號而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號者以經典言商者單謂之商不言商邱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國號其說辨矣但契之所封不言何地元鳥箋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正義亦畧而不言按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賜姓子氏集解引鄭元曰

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索隱曰堯封契于商卽詩商頌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張守節正義曰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卨所封也水經丹水篇云丹水又東南過商縣南酈道元註曰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大華之陽皇甫謐闞駰竝以爲上洛商縣也殷湯之名起于此矣然則契所封商地爲今陝西商州直隸州非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也

那

置我鞉鼓傳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

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橦貫而樹之正義引金縢植璧秉圭註云植古置字是植爲古文置爲今文論語植其杖而耘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論語古文也故作植毛詩亦古文而此作置者說文植云戶植也从木直聲或作櫃从置置卽櫃之省耳釋文植時職反又音値明堂位釋文植我云市力反又音置徐音徒吏反又徒力反此音値値字誤當云又音置也

依我磬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正義曰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淸故楚詞宋玉云秋之爲氣也天高

而氣清如正義仍是釋清字未釋萬物之成按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是樂之有磬原以象萬物之成傳之言此蓋釋經之依字孟子曰金聲玉振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振收也擊特磬所以收衆樂之聲故衆聲皆倚之衆聲之成卽象萬物之成矣

烈祖

嗟嗟烈祖正義曰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于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按上篇傳以烈祖爲湯之上祖以湯孫爲成湯者以經言置我鞉鼓是湯改夏制言奏鼓衎祖明是湯功烈之祖言湯孫奏假爲奏大樂明是湯孫爲烈祖之孫此篇烈祖湯孫毛皆不釋則當如上傳統指中宗以上有功烈之祖末句湯孫之將則專指湯善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孫者對祖之稱湯有祖故湯得稱孫若以烈祖

卽湯湯旣爲祖矣何得又稱爲孫正義述毛以烈祖爲成湯非毛意也鄭上篇烈祖爲湯而湯孫爲太甲言大甲之祀成湯也此篇烈祖亦爲成湯而湯孫箋云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則以湯孫爲中宗之子孫以烈祖旣爲成湯則湯孫不得復爲湯也

鬷假無言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云又總升堂而齊一訓假爲升釋文云鄭音格訓至非也正義曰鬷總古今字之異按長發百祿是總釋文云本亦作鬷是鬷總本通依說文鬷乃釜屬而得爲總者

㲋从㲋聲說文㲋云斂足也鵲鵙醜其飛也㲋徐音子紅切書序湯伐三㲋殷本紀作三㲋㲋有斂聚之義故得爲總中庸引此作奏假無言奏讀當如湊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廣韻湊水會也聚也湊亦總也言助祭者湊集大衆無言無爭字雖異而義實同矣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箋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按毛不信

鳦卵之說而謂本其爲天所命則亦以契是天生與生民傳堯見天因郃而生稷同以元鳥至而生正釋經降字正義謂天無命鳥生人之理泥矣箋以爲吞鳦卵者正義謂鄭據中候及史記殷本紀但吞鳦卵止應生鳦何以孕而生人孔不言也易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是古者人由物化聖人不語怪而序卦之言如此此其所以錄生民元鳥而不疑其誕也

宅殷土芒芒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

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者也按皇甫謐以穀熟為南亳湯所都卽孟子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則寧陵之葛鄉也蒙為北亳湯所盟偃師為西亳盤庚所遷也鄭以湯都偃師正義謂據漢晉地里志舊說而于皇甫謐寧陵偃師相去八百里亳衆往耕非理之難究未有以解也史記殷本紀云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从先王居張守節曰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

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集解引孔安國書序註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从先王居張守節按亳偃師城也商邱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商邱爲今河南歸德府首邑商邱縣南亳穀熟舊縣在歸德府城東南四十里是南亳即商邱如孔安國及張守節說則孟子湯居亳在湯未遷時故得使亳衆往爲葛耕皇甫謐之言非所難矣本紀又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又云乃遂涉河南治亳集解引鄭元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是鄭以

亳有殷地故此頌言宅殷土也

正域彼四方傳正長域有也正義曰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爲己有非訓域爲有也按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此傳以域爲有與韓詩正同域本或之或體說文或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與有通書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孔安國傳皆云或有也呂覽毋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註云或有也詩域字本作或故毛訓爲有耳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何任也正義曰傳解維河之義

既以景員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按傳無霑潤之義古字河與何通漢書天文志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爾疋釋天云何鼓謂之牽牛郭景純註曰今荆州人呼牽牛爲檐鼓檐者荷也傳蓋讀河爲何言政教大均無所不任與百祿是何同故傳統以任釋之釋文云維河本亦作何王子雍以爲河水故正義以王述毛非傳意也百祿是何本亦作荷古河何苛荷字俱通

長發

序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正義曰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詞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又云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按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契感天而生著于疋頌周郊以稷配殷郊何乃以冥配冥勤

其官而水死雖有功烈未能比契且非非感天而生明是戴記錯誤實當郊契祖冥而宗湯殷人以契爲大祖故學者不以祖契爲非不知明堂配帝謂之祖宗魯語禘郊祖宗報五者皆祭名非大祖之祖也殷自以契爲大祖而以冥爲明堂配帝之祖與周之文王同此箋云以祖配之帝立子生商箋云帝黑帝也元王桓撥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元王是鄭已明以殷人郊天契配黑帝何以言不美所配之人乎毛無明訓當與雝同降予卿士與宜哲維人一例以功臣配享蓋謂宗廟五年一祭之禘序以爲大禘者

對三年吉禘言也

至于湯齊箋云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

大至于湯而當天心正義曰相土至湯有令聞者惟

有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漸大按魯語云上

甲微能帥契者也故殷人報焉是冥之外倘自有人

不可謂不能漸大汲郡古文云帝泄十六年殷侯微

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沈約註云中葉衰

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百祿是遒傳遒聚也說文遒訓迫也揫云束也引此詩

作百祿是揫爾疋釋詁揫聚也然則道揫字通故毛

訓適爲聚也正義不釋故詳之

武王載旆傳武王湯也旆旗也箋云于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按武王靡不勝傳意言武丁爲人孫子能行其先祖武德王道無不勝任也故不訓武王爲湯此傳已訓爲湯則武王是湯之號殷本紀云于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太史公之言與此傳合正義述毛云有武功有王德同傳于箋非毛意也說文旆从巿聲旆卽左傳之茷易豐其沛本又作旆子夏傳作芾巿芾亦音弗說文引此詩作坺荀子引作發而坺與發通音同假借作坺發耳旆有弗音與

烈曷韻協釋文惟音蒲貝反蓋誤

殷武

罙入其阻傳罙深箋云罙冒也正義釋傳曰罙者深入之意故爲深也釋箋曰以其遠處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按釋文引說文云作冞从网米云冒也今本說文云周行也則罙冞字別矣廣韻云冞罟也玉篇同罙云深入也冒也周行也深入卽毛訓冒卽鄭訓周行卽說文訓如廣韻似以說文作冞爲非故从詩作罙而并載鄭許之義說文玉篇宀部俱無罙字惟說文穴部有𥥍字註云深也一曰竈突从

穴从火从求省徐氏音式鍼切字本作𥦗隸轉作罙
訓深與毛傳合然則經罙字當作𡨦箋之訓冒字當
作罙正義罙罙不分疏也
箋云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正義曰傳四年左
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
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
水名皆楚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
按方城有二僖四年傳杜預註云方城山在南陽葉
縣南水經潕水篇註云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
犫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

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為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若南北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山也此一方城也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文十六年左傳云楚人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杜預註云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水經沔水下篇註云堵水又東北逕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羣蠻以叛故滅之以

爲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爲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逕方城亭而北歷㕘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于漢謂之堵口此又一方城也楚在殷高宗時其國都不知在何處經言居國南鄉大界與春秋之楚無異故箋據春秋傳方城爲說論地則兩方城俱爲險隘然葉縣方城爲楚北戶又綿亘六百里箋云方城之險當指此正義引服子慎註其意謂庸方城非箋意也葉方城山在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四十里庸方城山在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

命于下國箋云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正義曰
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
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
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于湯時止有七十里耳按契
始封在陝西之商州舜末年益封百里當亦其地其
後昭明居䓻石相土居商邱汲郡古文帝芒三十三
年商侯遷于殷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帝癸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卽書序所謂湯始居亳也箋
言湯由七十里蓋謂偃師之亳非謂契初封商地也